

逮 捕

徐平羽 林果 于咍 吳強 集體創作

吳 強 執 筆



PDF

內 容 提 要

- 一 本劇以抗日時期的敵後革命人民與反動的大地主階級的鬥爭為主題。劇本的基本內容是暴露抗日時期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大地主階級的陰謀殘酷的罪惡行為。並表現人民政府、人民軍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持抗日民主政策，團結廣大人民，與反動的地主惡霸勢力進行堅決鬥爭，保障人民利益的革命精神，並在鬥爭中取得了勝利。
- 二 本劇第一幕的主要內容，是表現劇中人大地主丁贊亭利用金錢小利，收買農民中的落後分子，作為他破壞農民抗日民主運動的工具。採用卑鄙無恥的、毒辣的手段，誘惑與脅迫家丁暗殺農民領袖牛長根及農民鮑永福，以達到他抗拒減租減息政策，保持其封建統治的罪惡目的。
- 三 本劇第二幕的主要內容，是表現劇中人大地主丁贊亭為了隱蔽他謀殺的罪惡行為，不惜利用金錢、女色，買動為新四軍所收編參加抗日的地方部隊的中隊長——他的表弟趙世華，攻打區公所，劫奪已被捕獲的殺人兇手，並企圖將殺人兇手打死，以便絕滅罪證，脫逃罪責。
- 四 本劇第三幕的主要內容，是表現劇中人大地主丁贊亭已經罪跡敗露，還用安眠藥片毒殺了兇手之一——他的家丁丁士奎。不料，當他罪惡臨頭正準備逃走的時候，區長張一平和新四軍陳營長率領部隊和民兵趕到，將他當場逮捕。

前 記

今天，我們生活在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我們享受着革命勝利所帶來的美好的果實。

但是，我們不能，永遠不能忘掉我們曾經有過艱苦的昨天，曾經有過血的鬭爭的昨天。

我們的昨天，是在艱難困苦中，在血的鬭爭中度過的。

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日本，美國，……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曾經給我們以壓迫，蹂躪，摧殘，殺害，給我們以深沉的痛苦和嚴重的困難。

我們曾經與敵人搏鬥，曾經以血肉與敵人搏鬥。

敵人對於勞動人民，是無情的、殘酷的。一切陰險的、奸詐的、毒辣的、無恥的、卑劣的手段，他們都使用過。

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勞動人民，戰勝了他們，沒有被屈服。

這個劇本所反映的，祇是千千萬萬的血的鬭爭中的一個小小的片斷。

雖然只是這麼一個小小的片斷，已經可以看得出敵人

是在如何千方百計地、陰險毒辣地對待當時的敵後的勞動人民，當時的敵後勞動人民和敵人是在如何地進行難苦的又是尖銳的鬭爭了。

這個劇本所反映的故事，發生在一九四一年春天的蘇中（今天的蘇北）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當時蘇中地區的對敵鬭爭，是艱巨的、緊張的、尖銳的。有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隊的經常『掃蕩』，有國民黨反動派軍隊的經常『磨擦』，還有地主階級特別是大地主階級的陰謀破壞，抗拒民主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

有些地主老爺們，口頭上贊成抗戰、擁護民主，實際上，是在與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相呼應，是在破壞抗日民主事業。這個劇本中的大地主丁贊亭，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昧於抗日大計，他極端地固持着一己的權勢與私利，不惜採用極其惡毒卑劣的技倆，暗殺農民領袖，摧殘民主，破壞抗日。爲了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民主政府，人民軍隊——新四軍，和人民羣衆一起，打擊了他們，鎮壓了他們，以血還血地戰勝了他們。

一九四一年秋，徐平羽同志從蘇中地區帶來了這個劇本中已經反映但尙未能完全反映出來的生動的鬭爭故事，同志們讀了之後，心胸的感受極其強烈，不禁燃起了憎恨的火燄，爲着永留創痛的記憶，乃有以此題材爲基礎，寫作劇本的造意。

一九四一年十月，爲適應當時演出的需要和實際條件，便由平羽、林果、于畊和我四個人，共同計議，並由我執筆，

寫成了三幕一景的劇本。

寫成之後，即行排演。演了幾場之後，也就放下了。

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一九四六年春，才將原油印本交如皋鉛書店出版。出版之後有些地方曾經上演，並對劇本的情節與人物提出一些意見。因種種原因，未能即作修改重新出版。

近來，偶然翻出這個手邊僅存的一個版本，封面封底，均已脫落。新讀一遍之後，不僅引起一番難以平抑的感懷與回憶。那就是鬭爭的血的痕跡，似乎還沒有乾去。地主階級雖然已被消滅，他們的陰狠險毒的面貌，卻仍然留在記憶之中。至於劇本中所寫到的爲地主丁贊亭所謀殺的農民幹部牛長根及農民鮑永福的生前含憤，當如一盆燃燒着的烈火，永也不會熄滅。它的光與熱，將永遠爲我們繼續前進的一種鞭策的力量。

爲着保留反映當時鬭爭的真實，也爲着長遠地承受這種力量的鞭策，我噙着眼淚再次讀了這個劇本，並根據讀者及演出團體的意見作了一些修改，把它重新出版。

本劇原名《丁贊亭》，亦名《罪與罰》，後者因與安思退益夫斯基的小說題名雷同，故不用。現改名《逮捕》。主要的在於顯示劇本的正面的鬭爭力量和主題的積極性。

讀者與上演者如對修改本有意見，仍歡迎提出。

吳 強 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於上海。

人物表

丁贊亭——大地主，五十四歲。

大太太——丁妻，四十八歲。

小太太——丁妾，三十歲。

小翠玉——丁家使女，十八歲。

周老二——丁家夥計家丁，三十二歲。

丁士奎——丁家夥計家丁，三十四歲。

丁德夫——丁家賬房先生，四十五歲。

侯寶富——丁家廚師，五十六歲。

王四疤——丁家佃戶，三十三歲。

趙世華——新收編的新四軍特務中隊隊長，丁之遠親表弟，
三十六歲。

衛兵甲

衛兵乙

李瑞卿——縣參議會籌備委員，丁贊亭的鄰近，五十歲。

朱媽——丁家女僕，三十五歲。

張一平——區長，三十六歲。

陳營長——新四軍營長，三十三歲。

自衛隊隊員甲、乙。

新四軍戰士甲、乙。

楊道光——區公所書記，四十五歲。

第一幕

時間 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個夜晚。

地點 蘇北東台縣丁家墩。

人物 丁贊亭、大太太、小太太、小翠玉、周老二、丁德夫、丁士奎、侯寶富。

佈景 舞台正面偏左，是通到丁贊亭前廳臥室的雙扇子門，門上貼着一副半新的紅對聯，上面寫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如果通過臥室向右轉，一直可到後院，（觀眾是看不見的）小門向右沿的牆壁前面，放着一對烏木椅和茶几。舞台右邊的沿壁是一隻長條几，几上放着一架古老的座鐘，二個長瓷筒和石板鏡子等。條几前面是一張漆黑透亮的八仙桌子，桌上放着一盞煤油燈，二旁各有一張小方檯，舞台左前方是一個通到前院的門，出了門走到前院就可以走出大門。舞台左前方的門邊有一張藤睡椅子，是專門為主人丁贊亭預備的。舞台正面是板壁，右邊是石灰粉的磚牆，而左邊卻是一排雕琢玲瓏的屏風，正面和右面的牆壁上，掛着一些山水畫和名家書法，有一副對聯寫着：『春風放膽來梳柳，夜雨瞋人去潤花。』此外的陳設還有一些茶煙用具、痰盂、筆、

視之類。

(開幕時場上無人，燈光明亮，座鐘正指着八點五十分。外邊有丁士奎和小翠玉的吵鬧聲。)

小翠玉 (從外邊叫着跑進來，她是十八歲的女孩子，穿着魚白色的短褂褲，梳着一條大辮子，上下打扮得乾乾淨淨) 幹什麼？不要鬼鬧！

丁士奎 (跟着小翠玉跑進來，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夾袍子，單皮底的貢呢鞋，衣袖子是捲起來的，耳朵上夾着一枝香煙，他的眉毛粗大，眼睛突出，兩頰長起了不少鬍鬚，他伸手去抓小翠玉) 你還朝哪兒跑？

小翠玉 (掙開了他，惱怒地) 再鬼鬧，我就去告訴大太太來咒你一頓。

丁士奎 你的小嘴巴再會搬弄是非，我也不在乎。祇有小太太才怕你的後台老板哪。(陰笑)

小翠玉 (吵起來了) 什麼前台老板後台老板？你說誰是我的後台老板吶。我仗着後台老板欺侮你的嗎？

丁士奎 (厚顏強笑地) 你看，你看那個厲害樣子，你的後台老板是大太太呀，大太太很歡喜你呀！(貼近她)

小翠玉 (避開他) 丁士奎不要鬧吧！老爺跟太太都在後頭，給他們聽見，你要倒霉，我也要倒霉！

丁士奎 呃，這句話倒像是『人』說的，嘿嘿嘿！我跟你說句真話。

小翠玉 什麼真話？『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你有什麼真話說？

丁士奎 我問你，老爺在家不在？

小翠玉 你找他幹什麼？又是錢輸光了，要向老爺要錢上賭場！

丁士奎 說正經話。（神色也很正經地）小翠玉，我找老爺有正經話跟他說，外頭有很多謠言，風言風語地說老爺的壞話。

小翠玉 那怕他什麼東西，說壞話就讓他們說去，我們老爺有五六千畝田的家產，有那樣大的本領，還怕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說壞話麼？

丁士奎 你這個小嘴巴說話有道理，有道理，（忽然認真其事的）呃，翠玉呀！外邊不單是說老爺的壞話，還說你的壞話哩！

小翠玉 啐！我有什麼壞話給人家說？

丁士奎 （陰陽怪氣地）嘿？說你……跟我……

小翠玉 （向丁士奎的臉上唾了一口）呸！

（丁德夫輕悄悄地走進來站在一旁呆望着。）

丁士奎 （一面揩唾沫，一面追了上去）小翠玉，該死的鬼丫頭！
（小翠玉把丁士奎反手一推，跑到後面去了！）

丁德夫 （戴着一副老光眼鏡，嘴巴上留着一些稀疏的鬚髭，穿着一條吊得很高的黑布褲子，藍布的小夾襖，說話很是談諧有味的）士奎！

丁士奎 （忽一抬頭）你這個老傢伙是什麼時候來的？

丁德夫 嘿，嘿，嘿，剛來，剛來！

丁士奎 來幹什麼的？

丁德夫 來看戲的！

丁士奎 看什麼戲？

丁德夫 『小翠玉怒打丁士奎！』

丁士奎 別說鬼話！

丁德夫 別要在我跟前賣關子，對真人不要說假話，你我嘴上不說，心裏有數目就是了！

丁士奎 德夫，你可千萬不要張揚出去，給老爺知道就不得了。

丁德夫 我丁德夫嘴上都長了鬍子，你看我是那等不够交情的人麼？你還不相信我麼？

丁士奎 相信，相信！

丁德夫 （伸手過來）來，弄一枝吧！（坐到桌子旁）

丁士奎 （摸出煙來給丁德夫一枝，自己把耳朵上的一枝取下來）

丁德夫 （擦丁洋火，先替丁士奎點上，又替自己點上）士奎呀！你
在外頭聽到什麼新聞麼？

丁士奎 牛長根回來了，你知道嗎？

丁德夫 什麼時候？是從海門回來的麼？

丁士奎 前天晚上。

丁德夫 農救會長還是他嗎？

丁士奎 那當然還是他了！

丁德夫 他們鬧減租的事情怎麼樣呀？

丁士奎 聽他們的口氣是硬得很，昨天老爺喊他們開過會以後，他們還說非照縣政府的命令減租不可。牛長根說，要是不照減，他就還跟去年一樣，分文不交。

那個小子口條大的很，他還說老爺要再『頑固』下去，他們就要到民主政府去請示辦法。

丁德夫 『頑固』？什麼叫做『頑固』？

丁士奎 我他媽的扁擔長的『一』字也不認得，我曉得什麼叫『頑固』？總之一句話，這二個字不是好意思。

丁德夫 我看這些傢伙也太不識相了，要照老爺昨天跟他們說的，多少隨便老爺讓一點，也就算有了面子。他們一定要二五減租，我看去年秋季鬧減租，鬧來鬧去，還不是明減暗不減，還不是減了的又送回來？當真新四軍就能在這裏住一輩子，保他們的險嗎？我說牛長根這個人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他的根基再大，還能把丁贊亭丁老爺打倒了嗎？

丁士奎 我也是這樣說，當真天下就翻了身麼！

（大太太從小門上來。）

大太太 （她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衣服，大腳筒的褲子，一上場就氣得像一條水牛似的）什麼天下翻了身啦！丁士奎你大模大樣地坐在客廳裏幹什麼，誰請你來吃酒席的？

丁士奎 大太太你生什麼氣？（軟弱地）我是在這裏跟賬房先生談談正經事。

大太太 正經事？不正經的人還談得出正經的事來麼！

丁士奎 我怎麼不正經？

大太太 你還跟我拗嘴，你調弄小翠玉幹什麼的？小翠玉是服侍我的，我來到丁家閉上十九年，沒有生兒長女的，小翠玉雖說是個窮人養的，可是我帶大的，跟

我自己養的差不多，你在她身上打什麼主意？

丁德夫 大太太，少說一句話吧！士奎跟老爺看門守家，保鏢收賬，催租催糧好幾年，承大太太的恩情也是不少……

大太太 德夫，你不曉得這個混蛋從前在保安隊當過老總的，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他什麼幹不出來？

丁士奎 (厚顏自忒地) 噯喲！有丁先生講情還要說？當真就不留一點情面？

大太太 (手指點着他的腦袋) 你還要情面啦？這一回我饒了你，丁士奎，你下回再要調弄小翠玉，我可答應。

丁德夫 少說一句，少說一句，人人有面，樹樹有皮，留二分顏色……

大太太 對這個東西就要這樣，留二分顏色給他，他就開起染衣舖子來了。

丁德夫 好，好，話兒就說到這裏爲止。

大太太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丁德夫 外面他們農救會正在鬧減租，這一回可不比去年秋天，大太太，我看還是請老爺來商量商量，家裏這些小事情少說一句吧！

大太太 讓他們鬧去好了，看他們鬧出個什麼名堂？

(丁贊亭從後面上來。)

丁德夫 啊，老爺來了！

丁士奎 老爺在後院吃過點心了嗎？

丁贊亭 (他的頭上戴着一頂毛織的睡帽，精神飽滿，是剛過了鴉片

襪的樣子，他穿的是單皮底的緞子鞋，水綠色緞質的小夾襪，鈕子沒有全鈕，可以看到裏面紅色的毛背心，他手裏拿一筒前門煙，一上來就坐到藤睡椅上）唔！（拿了一枝煙，丁士奎上去點了火，他向大太太瞥了一眼，冷冷地）你在這裏幹什麼？

大太太 你管我幹什麼？

丁贊亭 我為什麼不能管？你不在我丁贊亭範圍之下？你看你今年已經四十多歲，還是那樣火氣旺盛！

大太太 （想兇兇不起來，居然給丁贊亭的威嚴所逼，把聲音低了下來）說我火氣旺盛，你還沒有看到你那個小心肝的火氣咧！

丁贊亭 你是半斤，她是八兩。

大太太 我能跟人家紅人比麼！（自悲自嘆地）我們是半斤老豆腐，人家是八兩人參果子。

丁贊亭 我曉得你那一套又來了！到後面去養養精神吧！

丁德夫 大太太到後面去歇歇吧！

大太太 管我能幹咧，你也去管管你那小婆子！

丁贊亭 她有什麼要我去管？人家不是安分守己嗎！

大太太 好個安分守己的？恐怕你還蒙在鼓裏面咧！

丁贊亭 不要胡說亂道。

大太太 我胡說亂道！（向丁士奎丁德夫）你們出去！

（丁士奎、丁德夫向大門下。）

大太太 （壓低聲音）我看見好幾回，周老二往她房裏跑，一跑進去就是好半天才出來。

丁贊亭 去，去，去，我懶得聽你們這些量言婦語。

大太太 總有一天，我要把他們兩個，綑起來給你看。

丁贊亭 你要真能把他們兩個綑起來，我就把他們兩個一齊辦掉！

大太太 就怕你說出做不出！

丁贊亭 你說當真有這麼回事？

大太太 那還會假？

丁贊亭 你不要張揚，讓我慢慢的收拾他們！

大太太 你要再不收拾他們，他們就要收拾你了！（走到門邊，又回過頭來，溫存體貼地）做點蓮子湯，你吃不吃？

丁贊亭 你去做給自己吃吧！

（大太太向小門下。）

丁贊亭 （向外地）丁士奎，丁士奎。

（丁士奎、丁德夫上。）

（場上沉默片刻。）

丁贊亭 丁士奎，出去跑了一天，有什麼頭緒沒有？

丁士奎 牛長根回來了！

丁贊亭 是真的回來了嗎？（又轉而冷淡的）回來怎麼樣？

丁德夫 他們說非照民主政府二五減租不可！

丁贊亭 （強硬地）就不減，他們又怎麼樣？（自誇自豪地）丁贊亭也還有這麼幾十頃海灘田，也還在地地方上開過事，我不信他們有多大本領？民國十九年共產黨暴動，又把我怎麼樣？我丁贊亭還不是穩如泰山。

丁德夫 提起民國十九年的暴動，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那

時候，我只說天下要大變的。後來……

丁贊亭 那時牛長根的老子，不也是個小頭腦麼？後來吃虧的還不是他自己？當時我還勸他不要鬧的，他一定要鬧，後來還不是被縣衙門抓去殺掉了腦袋？我不相信牛長根比他的老子還要厲害？

丁士奎 牛長根這個小子……當了農教會長，簡直是橫行一世。

丁贊亭 讓他橫行下去吧！就是共產黨吧，從前是打土豪、分田地，現在還要跟我們三三制合作，實行統一戰線，難道牛長根能比共產黨新四軍還要硬碰麼？

丁德夫 老爺，今年鬧減租可不比去年咧。

丁贊亭 今年怎麼樣？

丁德夫 去年減租，好多人都減了的又送回來，聽了牛長根的話沒有送回來的，也祇是七八家。今年哩，好多人都看牛長根的樣子，因為牛長根沒有把減的租錢租糧送回來，老爺也沒有什麼辦法，一沒有收回他的租田，二沒有叫他吃官司，三沒有動他一根汗毛，所以都跟着牛長根他們學，不願再像去年一樣的明減暗不減了。再說，今年鬼子又來掃蕩了一次，種田人家也的確比去年要苦一些。

丁贊亭 他們苦？我街上的三升舖子不是關掉一升了麼？我還不是一樣的苦。

丁德夫 這話也是的，我看看我們賬面上，的確比去年的開支大，進賬小，一年比一年壞下去。

丁贊亭 士奎，周老二出去還沒有回來嗎？

丁士奎 我剛才看到他在外面河邊上買魚。

丁贊亭 我沒有叫他買魚呀？

丁士奎 (陰腔陽調地) 是小太太叫他去買的。

丁贊亭 快去把他喊回來，我要問問他，我叫他辦的事，辦得怎麼樣了？

(丁士奎向外下。)

丁德夫 老爺還有什麼吩咐？

丁贊亭 你晚上沒有事把租賬算一算，到倉庫裏查查還有多少糧食，街上二升舖子裏還有多少現款，搞出個清單給我看看，我近兩天打算用一筆錢。

丁德夫 街上舖子裏的掌櫃先生前次跟我說，打算到泰州城去辦一批貨。

丁贊亭 辦貨的走了沒有？

丁德夫 沒有，說明後天就要動身。

丁贊亭 你趕快到街上去跑一趟，要他們千萬不要去，一是我需要留一筆款子有用度，二是近來風聲很緊，(低聲地)今天早晨，特務中隊的趙隊長特地送一封信來，說鬼子近幾天又在調動，東台、海安、拼茶一帶的兵力，恐怕要下來掃蕩。

丁德夫 那我馬上就去。

丁贊亭 不要耽擱，有現款都提到鄉下來。

丁德夫 我就去。(轉身就走)

丁贊亭 德夫你來，你千萬不要出去亂傳，趙隊長是我的表

兄弟，這個消息是他祕密告訴我的。

丁德夫 這個我知道。

（丁德夫向大門下。）

丁贊亭 （一面吸煙，一面聚神思想）

（周老二提着魚籃子上。）

周老二 （他穿的是一件藍布大衫，戴的是一頂小氈帽）老爺喊我？

丁贊亭 （看了周老二一眼，沒有答理）

周老二 老爺有什麼事？

丁贊亭 我要你辦的事，辦得怎樣了？

周老二 辦好了。

丁贊亭 講給我聽聽看。

周老二 牛長根是前天晚上回來的，住在鮑老爹家裏，前番我去，看到他們有二三十個人在開什麼農救會理事會。

丁贊亭 會上講的什麼？

周老二 還是王四疤子偷偷告訴我的，說會上討論三件事：第一件是組織自衛隊，放哨、盤查、捉漢奸；第二件事是減租 他們說今年大家都要齊心團結，不准明減暗不減，要哪一個不按章程辦事，就一定得受罰。

丁贊亭 喔，第三件呢？

周老二 第三件是準備什麼……反掃蕩，打鬼子。

丁贊亭 唔，要齊心團結……唔，還有什麼？

周老二 就是這些。